

荠菜饺子

孙亚玲

站在窗前，感觉到的，是阵阵冷风，慢慢地从窗外吹过。张学良将军公馆里的银杏叶，一片片随风飘落下来，铺满了院内的水泥地面。工作人员正准备扫去，有一位游客走过说：“落叶铺地，也是美的。”

春冬交替，四季轮回，草木枯荣，都是自然的节奏。望着窗外随处飘零的落叶，我心里忽然想起，父亲就是在五年前的这个季节离去的。翻开日历，正好就是今天，怪不得昨晚会梦见他。梦里他提着一篮子荠菜，是去送给谁，还是拿回家和母亲一起包饺子的？等醒来，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的模样，还是五年前离开时的样子。

下了楼，买了父亲平日里爱吃的甑糕，和儿子一起，开车回老家去看看他，陪他坐一会儿。

前几天天气一直很好，太阳红彤彤，天蓝澄澄，属于浅冬里少有的温暖。阳光透过缝隙投射下来的薄烟，轻得如同刚醒来的梦，缓缓荡过大地，漫过窗棂，在老屋院内揉成一团朦胧的白雾。可今天回到老家，觉得比前几天冷了很多。

母亲看见我们，并没有吃惊，好像是提前知道我们要回来一样，很随和地问：“饭吃了吗？”

儿子说：“吃了。”

“那喝些水，就去看你爷爷。”

我们没有过多的言语，没有过多的交流，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彼此心意相通。

我和母亲每人手里提着一个竹笼，拿着一把挖荠荠菜的铲子。父亲的坟地，离家不到五百米，以前我每次回来，都会去陪他坐坐，说说高兴的、烦心的事情。后来听一位邻居奶奶劝说，不能经常去打扰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安宁。于是，我也就忍着思念不去看他，就远远地站在家里二楼阳台上，看着他长眠的地方，寄托我的思念。

在墓前，我和儿子双膝跪地，给他焚烧纸钱和冬衣。本来想好不能让年迈的母亲再陪我伤心，我要坚强不再哭泣，但是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母亲看着我强忍的样子，心疼地说：“想哭就哭吧。”

祭拜完父亲，我和母亲在附近的菜地里，挖了两笼荠荠菜，拿回去准备包荠菜饺子，那是父亲和我最爱吃的美食。

母亲择菜的时候，给我说：“你爸在世时，每到荠荠菜长出来的时候，都要给我唠叨几次，让我挖荠荠菜给你包饺子吃。现在他不在了，我就自己给你挖，你想吃了就给我说，家里冰箱里，有我给你攒的，一年四季都能让你吃上荠荠菜饺子。”

我问母亲：“父亲在世时，也去地里挖吗？”“挖呢。”她一边择菜一边说，“有一次，你爸听说你回来，前一天晚上，就把两把刀子磨快，把两头用旧布条包住，怕挖菜时硌手。”母亲把择好的菜，提起来抖了抖，看着绿生生的菜，继续说，“第二天吃过早饭，锅都没洗就催促我，赶快和他去地里挖荠荠菜，早早包好饺子，说你一进门，就能吃上热腾腾、香喷喷的荠菜饺子。”

突然间，我想起来，有次我回到家里，看见父亲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剪刀，和母亲两个人坐在院里择荠荠菜。当时我还调侃父亲，两手不沾阳春水的他，也会择菜的哦。父亲头都没抬，只是从老花镜上边的空隙看了我一眼说：“皇上他妈还拾麦哩，权当是散心呢。”

我的印象里，父亲是不做任何家务事的，他只和电脑、书本打交道，哪里还下过厨房，到地里挖过野菜。《诗经·邶风·谷风》里写道：“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虽说荠菜是野生野草，滋味却甘美清甜，我理解了，这就是父亲疼爱女儿的另一种方式。

吃了荠菜饺子，坐在二楼阳台上，我又远远地望着父亲长眠的地方。我很怕冬天，怕刺骨的寒风，怕萧瑟的景象，怕回到老屋里再也听不到父亲声音的冷清日子，更怕的是，再也吃不上父亲和母亲一起亲手包的饺子了。想起他在世时给予我的依靠，便忍不住双泪长流。可经过这五年时光，我才慢慢懂得，冬天并不是落幕，而是沉淀与蓄力。父亲也并非真的离去，他只是远行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依旧疼着我。

父亲坟地后边崖畔的荻花随风摇摆，总像是在朝我点头。我感觉那是父亲的大手，在召唤着我，抚摸着我，他在告诉我：“缘分有起有落，人生有相见也有分别，父亲和孩子没有永远的朝夕相伴，只有短暂的相聚。亲人到了必须离别的时候，请不要痛哭流涕地挽留，也不要依依不舍地相拥，不纠缠、不打扰、不回望，只把一腔惦念，轻轻藏于心底，安放在内心深处就好。”我陪着父亲坐了一个下午，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一抹橘黄的阳光照在他的坟前，看起来格外温暖。

回西安的路上，我的心情依然沉重。五年前的今天，也是这条路，是我逆向送父亲回家的路，也是他最后一次和我同乘一辆车。儿子把车开得缓慢，他怕稍有颠簸就会引起我的埋怨。为了缓解车内的沉闷，他让我看看窗外，看沿途的另一番景致。

车前的落叶，好似一群灵动的小精灵，在路面上打着旋儿，追逐起舞。车驶过的地方，它们便乘风而起，凌空翻飞，忽而向前奔涌，忽而左右辗转，转瞬又飘到车窗外。我让儿子放缓车速，总觉得，凌空飘落的秋叶，是父亲的身影，是他特地来护送我的。当看见叶片打着旋儿从空中缓缓落下，触碰到玻璃的那一刻，心底便充盈着安稳的欢喜，何况此刻，眼前万千落叶一同向我扑来，更像是父亲和我做着最后的告别。

公孙树下

韩林池

周末，照例于午饭后送孩子上兴趣班。

是时，晴天自断续多日的阴雨后缓步而来，天空是漫不经心的淡蓝，阳光带着些慵懒的白，慢悠悠地洒了半条街。暖意不觉，倒是一阵强风袭得四周商铺门帘子直响，几片鲜黄的银杏叶经风裹挟，就势飘落眼前。

女儿眼尖，指着某处拉扯我：“妈妈快看，好美的银杏树叶！”顺着她的指引，我又一次看见深秋动人心魄的美。

该怎么形容那样的场景呢？以我能写出的文字，总觉难及其万分之一。数十棵银杏树，统一做了美发似的，一样浓淡均匀、色泽透亮的黄，衬着那样的天，偏有几缕阳光也喜爱它们一般，角度恰好穿过树缝，形成碎钻样的光点，叫人挪不开眼。阵风摇落，金蝶蹁跹，哪怕坠于地上，也还是活的，任谁见了都由不得想亲近。

眼看着电梯到了，女儿天真地同我说：“妈妈，这要是再落得厚点，我都要忍不住钻进去打滚了！”我笑笑不语，心里却突然浮起《牡丹亭》里的一句戏词：“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几人生来不爱这般天然呢？生长缓慢的银杏树，被世人赠予雅称“公孙树”。也恰恰因为它长得慢、寿命长，被人们寄予了太多造福众生的期望。文成武就如唐太宗，亦在古观音禅寺种下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历经千年风雨，岁岁秋末，仍然以片片黄叶诉说帝王为妻祈福的虔诚；李清照一生颠沛，观银杏树有感，写下“谁怜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的清雅风骨；到了杨万里，看重平常生活里的烟火气，直接烤白果，他说“小苦微甘韵最高”。帝后情深也好，借物咏志也罢，抑或是偏好俗世体验，无论如何，银杏的美纵横千年而未衰，这是不争的事实。

蓦然忆起，十多年前的深秋，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约了两个总角之交去大慈恩寺，也是在一地金黄的银杏树叶里，三个人浏览完了简介上李治对母亲的拳拳深情，那天，我第一次写了首七言律诗，发在QQ空间，现在读来格律章法全无，却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大学恩师当时罕见的点评鼓励，让我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写诗填词的兴趣，也算于文字一途有了自己的追觅，不至于在碌碌生活中全然囿于生计。

在大慈恩寺的时候，尚是小女儿情怀，畅想着将来总要去趟古观音禅寺，看看那里的银杏树。后来柴米油盐，一双闺女先后上了学，指向古观音禅寺的导航竟未打开过一次。生活也曾在某个我以为风和日丽的瞬间突然电闪雷鸣，目所能及的地方，公孙树翠了又黄，仿佛转念就能完成十几次枯荣。渐渐地，反而不执着于去看某一棵固定的树了。若自己是易安居士，哪里的银杏都有风骨；若能效仿杨万里，烤白果吃就很快乐。人总要先成为自己，才能有自己的生活。

后来，我很少提古观音禅寺。偶尔起念，好似池塘微澜，转瞬无踪。

女儿把捡来的银杏叶装进美术包，过两天也就忘了，叶子还在那里，见与不见全凭缘分。我牵着女儿的手往前走，风又起了。这一次，我没抬头，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阳光和蓝天都在身后。

党旗红

陈步蟾

党旗红，
红在南海浪潮中，
犹如一轮红日出，
照耀神州山河红。

党旗红，
红在革命斗争中，
党旗之下尖刀兵，
群雄洒血为百姓。

党旗红，
红在新中国建设中，
党旗招展迎春风，
一穷二白一扫空。

党旗红，
红在改革开放中，
党旗指向现代化，
国人共筑中国梦。

党旗红，
红在自我革命中，
从严管党严要求，
初心不改永在胸。

党旗红，
红在人民心目中，
只要党旗指到哪，
风里雨里众人行。

诗潮

襄王沟行记

代立学

这是个美丽的村庄。

两山一沟，东西走向。大河沿南坡的坡根缓缓流淌，小河绕北塬曲折逶迤。大河多鹅卵石平滑滚圆，小河多沙粒细滑柔软，皆清澈见底，河水明净清冽，掬之可饮。两河之间是百亩良田，田堰边一排排笔直的白杨列队挺立，榆、柳、桐等树木如点点轻帆，散布其间。村庄安卧在相对平坦的洼地。每每到于此处，都会心生疑惑：路遥笔下的双水村来这儿了？

村前正对的土塬，人称绣花岭，一听名字就让人心生遐想。因何而名，有无传说，也没听人说过。点亮双眼的是绣花岭划过的那道优美的山脊线，中间仿佛用如椽巨笔，打了一个浑圆饱满的钩，钩尖两侧，山峦起伏，连绵不绝。山里人对山的好感是刻在骨子里的，登绣花岭成了每次来访必行的仪式。

冬日里的绣花岭卸去浓妆，满眼黄褐色，露出山本来的面目。蜿蜒的羊肠小路边，春时那或黄或红或紫的小花儿，只剩坚挺的劲枝，上头挑着空壳；夏时从坡底到坡顶铺着的绿色草毯早已成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柔软而舒适；秋时那色彩斑斓的层林终经不起四季轮回的拂尘，轻轻一扬只剩下纵横交错的虬枝，疏疏朗朗。可谓繁华落尽，皆显风骨了。

绣花岭顶视野开阔，小道在此分岔。老人说过，没有通村路之前，它是村人出远门走山路的必经之地，可通往好几个方向。

站在山顶向下看去，冬日的村庄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高低错落的屋舍顺着南坡的走势迤逦铺展，暖阳下整个村落仿佛沉入安恬的梦境，又似带着微醺的睡意，悄然无声。靠近丹江河口的那面山崖光洁如壁，岩壁上几处洞窟清晰可见。几缕炊烟升起，在半空中拉出淡青色的直线，偶尔一两声犬吠远远传来，为这份静谧点缀了几分温暖的人间烟火。

不远处便是通往景区的台阶路，在群山的脊背上斗折蛇行。宽阔的路面早被山风清扫得干净如洗。下一个坳，再上一个梁，便到一个小垭口，眺目远望，重叠起伏的山峦，让人不禁发出“峰峦如聚，波涛如怒”的喟叹。丹江从群山峻岭中突围出来，细细浅浅地汇成了一条明亮的线。铁道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承载着每日的匆忙，并肩而行的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只见其影，不闻其声。稍近处的山，形状如馒头，山背是红褐色的丹霞地貌，厚重而笨拙。惊羡于此处的坡面竟无一寸裸露的土地，尽被岁月的风霜雕琢成层层叠叠的肌理，不附着一物，一种粗粝而纯粹的原始生态景象强烈地冲击着视野。

没有人能拒绝冬日里的群山之美，大气而质朴、厚重而深邃！暖阳映照下，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草木芳香，似乎只需做个深呼吸，就能把五脏六腑清洗得干干净净。一种远离了喧嚣和繁杂的愉悦之感从心底溢满出来，有了想唱歌、想高喊的冲动，终不忍打破这幽静之美而作罢。

忽然就懂了“山水涤心”的道理。在这般恢宏气象面前，一切的烦恼焦虑都显得那样不值一提。山在这里矗立了千万年，看过多少兴衰更迭、人世变迁，却依然保持着这份坦荡和寂静。诚如苏轼曰：“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终于看到在群峰之间盛开的那朵“莲花”了，恣肆而磅礴。那是由几座巨大的山体构成的根基，峰峦如一片片莲瓣，顶尖有着完美的弧线，惟妙惟肖。又似一双巨手，掌心向上，微微合拢，将片片莲瓣温柔托起。时有雾霭如轻纱，流淌其间，更添几分“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圣洁。

这绝非一朝一夕的偶然，而是神奇的大自然以风霜为刃、雨雪为砥，用万古光阴细细打磨而成的雄伟杰作。它静默地矗立于苍穹之下，深植于岩层之中，吞吐着日月光华。

这莲，早已超脱了花的意象。它的花语，镌刻着时间的韧性，天地的浪漫，以及大自然神奇的伟力和那无法言喻的深情。

沟叫“襄王沟”，村是“洞底村”，一个藏在秦岭深处，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

山水

亲情树

一盘未下完的棋

董毅

李秀兰把牙刷和小梳子装进洗漱袋，捏了捏牙膏，还剩小半管，住三天够了。袋子放在布包最上头，底下是换洗衣裳，薄外套另叠成一方，搭在包口。核桃和柿饼装在另一只袋里，留着给小满。

她将一双袜子塞进衣内，提起来试了试，又放下。

邻居在菜地里，她隔着矮墙喊，让帮忙给照看两天萝卜。

“又去看孙子？住几天？”

“看他让不让我走。”

手机响了。周立说，到山阳的高铁票已经买好，让她记得带身份证，他在出站口接。末了他又说：“妈，你要想当天回也行，我看过车次，有合适的。”

李秀兰说：“下了车，别叫我再找。”

“你顺着人往外走，我就在那里。”

她听着，手在包里摸来摸去。以前去，大巴得绕好长时间，胃里的东西跟着弯路翻腾。下车得站一会儿，到儿子家，头一件事是躺下。小满凑过来说话，她闭着眼，叫他先去玩。好不容易缓过劲，又舍不得走了。

如今儿子说能当天回来，她把换洗衣裳拿出来，袜子也放回柜里。外套得带，回来的时候或许凉。临出门，她又朝邻居说了一声：“我今儿也许回来。要是回来早，我自己洗。”

“刚说去，这就想回了？”

她也笑：“还没定。”

上午的镇街口，已经有去车站的车。她提着两只袋子过去，和人搭了几句话。到了漫川关站，照着指引进站、安检，再在候车厅坐下。两只袋子并排放在膝上，她腾出一只手，将身份证往衣兜深处按了按。

开始检票了，她跟着人走。进入车厢找到座位，把吃食袋放到脚边。列车启动后，她搭住袋子提手，留意着自己的胃。窗外的山一晃而过，进了隧道，玻璃上映出她的脸；出来时，亮光又把影子遮住了。

她将身子坐正。以往这时候，该有点不舒服了。她等了一阵，又过了两个隧道，没等胃里翻腾。广播播报山阳站到了，她低头摸身份证，摸到了，才提起袋子，随着人下车。

周立站在出站口朝她招手，接过核桃和柿饼。

“晕了没？”

她摇头：“小满在家做啥？”

“棋盘摆好了，就等你。”

到了家，儿媳还在厨房，听见门响，出来叫了声妈，说被子已经晒过，床也铺好了。李秀兰应着，进了洗手间。她将洗漱袋打开，取出牙刷，放进靠墙的那只杯子里。

小满拉她下棋，柿饼都顾不上看。黑棋摆在孩子跟前，红棋留给她。她坐下，把椅子往桌边挪了挪。

“上星期跟同桌下，他悔了三回。”小满说，“第四回我没让。”

“那你今天悔不悔？”

“不悔。”

话说得硬，落子也快。一会儿讲老师把谁的本子贴到了墙上，一会儿讲自己和谁换了座位。李秀兰有两个名字没弄明白，问了一遍，他又从头说。她听着，也不催他走棋。

轮到他，他将马跳了出去。她的车横着过来，把马拿掉，放在自己手边。

小满嘴一咧，伸手来取。

她按住他的手：“学你同桌呢？”

孩子愣了一下，笑了，手缩回去，盯住棋盘找别的走法，她给他留着工夫。以前刚到家，她总叫孩子等一等，等不晕了、歇过气，才坐下来。她将另一只手搁在膝上，看他拿起这个，又换那个。

儿媳叫吃饭时，还没分出胜负。小满把棋盘往里推了推：“谁都别动，还没完。”饭桌上，他挑出一片青菜，李秀兰又给拨回去，自己也夹了一筷子。

“明儿几点放学？”

“你不是住这儿吗？”

她给他添了点汤：“就问问。”

吃过饭，周立洗碗，小满去房间拿书。儿媳拿了新枕头，叫她看高矮合不合适。她站在卧室门口，窗帘拉开着，床上的被褥有阳光的味道。

“晚上想吃什么？”儿媳问。

李秀兰弯腰将一只翻过来的拖鞋摆正。

“我想今儿回去。”

儿媳朝厨房叫周立。周立擦着手过来：“怎么又想回了？床都铺好了。”

“我看见了，铺得好。”她往房里看了一眼，“想回去给菜浇水。隔壁应下替我看，我自己回得去，就不麻烦人家了。”

“那就住一晚，明儿再回，菜也不差这一天。”

她没有接话。水龙头还在滴水，周立过去拧紧。等他走过来，她才问：“明天下午，过来有合适的车没？”

他看着她，手里的毛巾慢慢铺平。

“你明天还来？”

“过来坐坐。小满那盘棋还没下完。”

周立拿手机查。她凑过去，看屏幕上的一行行字，问这一趟到站以后，孩子放学了没有。

“我先接小满，再来接你。你得在出站口等一会儿。”

“等就等！”

她把手机上到站的时间又念了一遍。以后出门心里得有个数，不能每回都叫儿子给看。

小满抱着书站在门口，问：“奶奶，你今天还没赢，怎么就走？”

“明儿接着下。”

“说好了。爸，你也不能动我的棋。”

“我不动。”周立说。

她去取外套，儿媳跟过来，问床上的东西要不要收。她摸了摸枕巾：“先放着吧。”

核桃和柿饼留在桌上，空袋子抖干净，折成小方块，放进布包。她把外套穿上，包里只剩洗漱袋。提起来的时候，手臂仍用了来时那样的力，包轻轻晃了一下。

周立拿着车钥匙等她。她回头找小满，洗手间的门开了，孩子举着牙刷跑出来。

“奶奶，落东西了。”

她看了看，朝洗手间抬抬下巴。

“放回杯里。”

“不带走？”

她把布包送上肩头。“留着，明天我还来。”